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斯基泰時期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編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五〇冊

斯基泰時期

J. E. 范·洛惠澤恩—德·黎烏著

許建英 賈建飛譯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古印度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佛教和佛教藝術的發展與濫觴之地，著名的犍陀羅和秣菟羅的佛教藝術便誕生于此地。犍陀羅指今天的印度河西岸，秣菟羅現在稱為穆特拉，位于從印度西北部到恒河平原的商業通道上。在對這兩地的佛教藝術研究中，對犍陀羅藝術關注較多，而較少注意到和研究秣菟羅的佛教藝術。本書作者獨闢蹊徑，通過研究斯基泰人對秣菟羅的統治，說明秣菟羅的佛教藝術成就，及其與犍陀羅佛教藝術的關係。

斯基泰人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對於它的起源、分布等問題，學術界尚無定論。斯基泰人曾在公元前一世紀征服了印度北部及西北部地區，并在那裏統治了一個多世紀。但是這一時期的紀元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而這恰恰是研究秣菟羅藝術的前提條件。因此，作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來研究了紀元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紀元系統。在此基礎上，對秣菟羅和犍陀羅佛教藝術進行對比研究。作者認為，在斯基泰人統治時期，輸入或複製了許多希臘藝術品，使得當地的藝術獲得了一種衝動，正是這種衝動使得後來著名的犍陀羅藝術蹣跚起步。

本書的作者是荷蘭的J. E. 范·洛惠澤恩—德·黎烏女士，她曾學習過印度考古、梵文、巴利語并獲得有關的專業訓練，也曾在奧斯陸、倫敦、巴黎訪學，收集了廣泛的資料。在對資料的利用上，作者不拘泥于既有的解釋和翻譯，極為審慎和精益求精，因而該書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獨到的見

解在對印度佛教研究領域中獨樹一幟。

許建英 賈建飛譯

〔日〕 范·洛惠澤恩——德·黎烏著

斯基泰時期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譯者的話

我們知道，古代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不僅是佛教發展與傳播的重要地方，而且還是傳播廣泛、影響久遠的佛教藝術的濫觴之地。著名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和秣菟羅佛教藝術即產生于此地。而為研究此地佛教藝術的產生、發展和衰微，以及它們和希臘古典藝術的關係，曾吸引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考古學家、藝術家、銘文學家、民族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們解決了許多有關方面的問題，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引人矚目，如約翰·馬歇爾、格倫威德爾、阿爾弗萊德·福色爾和科諾等。但是，無庸諱言，仍有諸多問題難以解決，陷入了長期的爭論，也提出了種種假設和理論，諸如印度北部及西北部佛教藝術的起源，佛像的起源，所形成的藝術流派，印度本土藝術和古希臘藝術的關係及其對佛教藝術的影響，以及當地複雜的民族鬥爭、王朝更迭和佛教發展的關係等。在早期的研究中，關注犍陀羅考古及佛教藝術的較多，而較少研究並注意到秣菟羅佛教藝術及其和犍陀羅佛教藝術的關係。有鑒于此，本書作者獨闢蹊徑，試圖通過與犍陀羅佛教藝術同時繁榮的另一個佛教藝術中心——秣菟羅的研究，說明秣菟羅藝術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佛教藝術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有用的線索。

作者是通過研究斯基泰統治秣菟羅時期的紀元入手來結構本書的。斯基泰人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有人認為就是西方史籍中的薩迦，也可能就是我國古代典籍中提到的塞種。對於斯基泰人的起源、分布和族屬等一系列問題，長

期以來學術界都有較大分歧。它們的主要起源地似乎在錫爾河以北，西伯利亞以南的廣大草原地帶，後來經過四處遷徙，分布地域更廣，東到中國的河西走廊地區，西到第聶伯河流域。斯基泰人曾在公元前1世紀征服印度北部及西北部地區，並在此統治了一個多世紀。這一時期的紀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存在較大的分歧，而該期又是佛教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祇有確定有關紀元，纔能詳細判別犍陀羅、秣菟羅佛教藝術在各相應歷史時期的特點，弄清其發展史的脈絡。作者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銘文資料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提出了自己的紀元系統。

在此基礎上，作者對犍陀羅和秣菟羅這兩個重要的佛教藝術中心進行了研究和對比。

犍陀羅，是一個古代地名，指的是印度河西岸，包括今天的白沙瓦谷地及斯瓦特、巴奈和巴爵爾。犍陀羅地處印度和西亞的邊境地區，歷史上曾有多個民族占領並統治過此地。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它是波斯阿黑門尼德王朝的一部分。在公元前4世紀，它曾被亞歷山大大帝占領了一個短暫的時期，之後它被旃陀羅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征服，但是一個世紀之後西方又重新占據了它。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希臘人又統治了此地。在公元前1世紀早期，斯基泰人進入這一地區，一個世紀之後帕提亞人與貴霜人又接踵而來。從那以後，這一地區不停地被外來民族所征占。公元3世紀，犍陀羅被新興的薩珊王朝所統治。公元4世紀，占領該地的是寄多羅貴霜。最後，在公元5世紀中葉，嚙唎人或白匈奴席卷這一地區，不少學者認為，正是由於嚙唎人的燒殺掠奪，使犍陀羅繁榮受到

致命的打擊。關於犍陀羅藝術，人們對其中北部犍陀羅佛教藝術是否深受希臘和羅馬的影響爭論不休。

作者認為，在斯基泰人統治印度北部、西北部的時期，它們從希臘化時期的西方複製并輸入了許多藝術品。在輸入或複製希臘藝術品的過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使當地的藝術獲得了一種衝動，這種衝動使後來著名的犍陀羅藝術蹣跚起步。要準確確定犍陀羅藝術的始點固然非常困難，而要精確判定犍陀羅藝術的終點同樣不易，要弄清楚哪一件雕刻可算作犍陀羅藝術而不再是希臘藝術的輸入品或複製品則更為困難。這裏肯定存在着一個過渡期，在此期間製作複製品逐漸減少，因為犍陀羅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有了自己的藝術觀點和自成一格的圖案，儘管它們從希臘經典作品中受益良多。這一過渡期，可能開始于帕提亞諸王時代，而在卡德菲斯君主統治時候得以繼續，在迦膩色迦統治時雖然仍有相當強的希臘影響，但是犍陀羅藝術可能已經得到巨大的發展。這種新興的藝術毫無疑問受到了迦膩色迦的保護和促進，這一過程大約持續半個世紀，最後纔形成了一種富有特色的獨立的藝術。

作者則認為，犍陀羅藝術在觀念上是源于印度本土藝術，而印度本土藝術則產生于巴爾胡特和山奇的先前的階段。在經過詳實的論證後，作者指出：印度本土藝術對犍陀羅的影響比迄今為止一般所認為的更大，西方影響則比一般的推測要小，特別是在公元後的幾個世紀裏。在犍陀羅藝術的黃金時代，幾乎看不到西方的直接影響。

秣菟羅在印度的西北部，和犍陀羅一樣，是個古代名字，現在稱為穆特拉。它坐落在朱木拿河之濱，同時它又剛好處在從印度西北部到恒河平原的商業通道上。早在雅

利安人入侵之初，秣菟羅可能已經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了。既然此地非常有利于貿易，不久就變得非常繁華，成爲一個商業中心。人們四處經商，但是他們不論在哪兒獲得錢財都能用于藝術的奢華。這座商業城鎮就這樣逐漸成爲著名的藝術中心。除此之外，秣菟羅一度是蘇羅婆國和般遮羅國的所在地，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望該地區遺存有很早期的印度藝術品。作者認爲，在此發掘出的藥叉雕像便源自秣菟羅的最古老的印度藝術品。而且該地還發現了巽迦時代及其以後的藝術品。秣菟羅不但是保持商業持續興旺的中心，而且也是維持藝術持續繁榮的中心，它的聲名遠播西方。作者對秣菟羅藝術的形成與發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和論述，對秣菟羅藝術的特點進行了總結。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耆那教聖人像和佛陀像做了對比研究，這爲研究佛像的起源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參考。

此外，作者還對公元 3 世紀的後貴霜的歷史、佛教藝術和銘文進行了綜合的、深入的考察。這樣就使我們能够比較系統地瞭解一度中斷的斯基泰時期的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情況。

總之，作者從考古學、歷史學、銘文學及藝術史學等多方面，對公元前 1 世紀到公元 3 世紀的印度北部進行了全面的綜合研究。它不僅是研究秣菟羅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而且也爲研究犍陀羅的歷史、佛教藝術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幫助。

本書作者 J. E. 范·洛惠澤恩—德·黎烏女士是荷蘭人，先後在荷蘭萊頓大學和烏德列支大學學習和從事研究工作，曾師從沃格爾教授、克羅姆教授、庫帕教授、弗利德曼教授、博什教授和高恩達教授學習印度考古、梵文、

巴利語并獲得有關的專業訓練，而且在荷蘭教育、藝術和科學部及英國大學婦女基金會的資助下得以到奧斯陸、倫敦和巴黎訪學，廣泛地收集資料，訪問所研究領域的專家，進行有關的探討。同時在有關外文資料的運用上，作者也不拘泥于既有的解釋與翻譯，例如在漢文和日文資料的利用上，作者就顯示出審慎的態度和精益求精的研究作風。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歷史、藝術和考古的研究領域中，該書以其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和獨有的風格而獨樹一幟。近些年國內已經譯介了不少關於犍陀羅方面的著作，而此書將會為我們從整體上綜合地瞭解印度北部和西北部提供更有益的幫助。

本書譯本是根據 1949 年印于荷蘭的文本翻譯的，原書名為《“斯基泰”時代——一種對公元前 1 世紀到公元 3 世紀印度北部的歷史、藝術、銘文及古文字學的研究》。

本書的漢譯是協作完成的：前言、引言、正文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譯者的話是由許建英承擔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是由賈建飛執筆的；附錄等是兩人聯合完成的。本書除了涉及大量的歷史、考古、佛教及銘文知識外，還有德語、法語、古希臘語等多種語言的引文，劉文鎖博士、張緒山博士等在這些引文的翻譯上給予了熱情的幫助，我們在此深表感謝。儘管我們全力以赴，但是由于該書涉及內容極其廣泛和複雜，諸多地方仍是我們學力所不逮，加上時間緊迫，參考資料有限，訛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2001 年 8 月

前 言

在本書殺青之際，我覺得必須滿懷感激地回顧那些在我寫作過程中給我以幫助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作為朋友或者作為指導老師。

首先，我的思緒又把我帶回到在萊頓大學的年頭，特別是把我帶回到您——沃格爾教授的身邊。正是您指導我最初邁入印度考古和梵文領域的。本書主旨說明秣菟羅起的重要作用，對此主題的選擇，雖然您沒有施以直接的影響，但是毫無疑問地要歸功于您在此領域廣泛的研究工作。

嗚呼哀哉，我在此無法感謝我的第二個萊頓老師——令人深感哀痛的克羅姆教授——給予我的友誼和知識。謹藉奉獻我三年的勞動成果作為對他的紀念，我竭力表達我的感激。這位至為謙遜和努力的學者所樹立的榜樣將永在我的眼前。

庫帕教授，雖然因環境所迫，我做您的學生時間不長，但是，我非常感謝您在梵文上給我的詳盡的基礎訓練。

還有你，弗利德曼教授，尊敬的朋友，你在巴利語和佛教知識方面給我以指導，我向你致以誠摯的謝意。

而且，我滿懷感激地承認，在學術訓練上我曾受益於畢萬柯教授、列鮑德博士、郝爾沃德博士和沃爾格拉夫—羅伊斯博士。

幾年來我能够聽已故的令人痛惜的路欣格·韶萊爾教授富于靈感的講座，我視之為對我的巨大的特殊恩惠。

戰爭迫使我在烏德勒支（Utrecht）大學完成研究。我

對您——博什教授表達我最誠摯的謝意，感謝您在萊頓大學關閉後接受我到烏德勒支大學就讀的風度以及您所給予我的指導。

高恩達教授，尊敬的導師，我直到此時向您表示謝意，絕不是因為您是最後一個我要表示感謝的人，而是因為，一方面，要表示對前輩們的感激而又不留下祇是重複華麗詞藻的印象，確非易事；另一方面，我希望在對您的感謝中結束對老師的感激之情，您在我學習的最後幾年裏使我蒙恩殊多。有太多要感謝您的地方，從何說起呢？首先是我在過去的幾年裏從您那兒接受的教誨。特別是在敵人占領期間，在您家裏關於巴利語的私下授課，我認為這是您殷勤好客的開始，就此我也衷心地感謝高恩達夫人。首要的，正如我的其他前輩們稱贊您的，我非常感謝您對研究充滿熱心，對學生的個人生活悉心關照。

您工作上的巨大的活力、知識上的廣度和深度使我由衷欽佩。我衷心地希望在我此論文完成後，我仍可以和您保持接觸，也希望在將來能從您豐富的經歷中獲益。

我仍要表達我對科恩研究所和萊頓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的感謝，對漢學研究所我的朋友們的感謝，特別是胡爾塞韋、克拉莫斯和沃斯在漢語和日語文獻的翻譯上對我的巨大幫助。

對教育、藝術和科學部以及英國大學婦女基金會，我表示深深的謝意，它們給我提供和我論文有關的研究旅行機會，使我能游學奧斯陸、倫敦和巴黎。

對奧斯陸的訪問特別重要，它使我能够和科諾教授有個人的接觸，也使我能够接觸摩根斯特恩教授，這些對我理清思路幫助極大。由于科諾教授不贊成我的想法，他使

我精確地表述我的論據，本書在他去世後纔出版，我深感遺憾，因為再也沒有聆聽他提出意見的機會了。

如果本書的英語能經受住批評的檢驗，這要歸功于德·約瑟琳·德·揚格的悉心投入。

我總是十分幸運，能够依賴我的父母親，他們是我在開頭所提到的那兩種人：既是指導者又是朋友。這是我極為愉快和感激之源。

在這些日子裏，荷蘭的女權，特別是已婚婦女的權利又被在此推向幕後。當一個有科學興趣的婦女在她的生活伴侶身上發現，他不僅容忍她的這些興趣，而且在可能的場合要刺激和鼓勵她前進時，這并不被欣賞。這種情況普遍存在。

作為我衷心感激的一個證據，我没有把該著作獻給我的丈夫，是由于我知道那樣做并不符合他天生的謙遜。對我來說，我無法把我無盡的感謝用幾行句子寫在紙上。因我丈夫的支持，連同我們關係上的有益的和諧，是我的論文得以完成的有效因素，我在此表達這些足矣。

引言

當對印度北部得以熟悉的時候，可見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在置身于犍陀羅藝術的學者中考古學家為數良多。特別是佛像的起源及其古代性似乎對這類學者有着持久的魅力。從印度考古需要的觀點來看，就這一主題帶來的認識似乎是值得推薦的。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對其他的同時繁榮的藝術中心秣菟羅進行全面的研究，這些問題就不能得到合適的解決。

和所有這些相聯係的第二個要求是紀元問題的解決。從科諾教授的觀點出發，在研究中我們被迫進入改變我們觀點的資料。蒂爾教授在他的就職演講中正確地評論道：

“……年輕的一代總是用不同于他們前一代的眼光看問題”。並且，“……甚至那些著名的、頗多研究的材料仍有新東西，如果研究者知道他正在尋找什麼，並能够運用其獨立的判斷的話。”

不過，即使在將來，我們關於紀元的觀點被證明是錯誤的，哪怕如此，我們所表明的紀元序列將仍有其價值；正如我們所勾畫出的犍陀羅和秣菟羅藝術發展綫索一樣。

爲了避免結論，當我們計算舊紀元的年代時，我們已經循着班納吉、巴赫霍夫及其他人的體系。不過，我們意識到在基督紀元後的年代上增加一年將會更正確。

關於在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所討論的銘文，希望我們對它們的釋讀和翻譯要比已經刊布的有所提高。在我們的翻譯中，都是按它們在原文中的情況給出的，置于

括號中的則是不確定的；而加個問號則表明是一個補充性建議；萬一某處對一個 aksara 有兩種可能的釋讀，那麼第二種就放在括號裏，並且加個“或者”。關於漢文文獻段落，我們參考了已存在的翻譯，但是這些都沒有刻板地引用，因為我們對它們進行了重譯。

斯基泰時期

目 錄

譯者的話	1
前 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紀 元	1
第二章 印度西北部的藝術	88
第三章 秣菟羅貴霜藝術中的佛陀 和耆那教聖人像	169
第四章 秣菟羅的後貴霜藝術	262
第五章 後貴霜時代的婆羅迷文銘文	298
第六章 後貴霜時代的歷史	344
第七章 公元前 1 世紀到公元 3 世紀 印度北部的歷史	369
附表一 “斯基泰”時代的諸統治者	448
附表二 “斯基泰”時代的銘文	450
附表三 婆羅迷銘文中的字符 KU	453
附表四 婆羅迷寫本中的字符 U	454
圖版說明	455
譯名對照表	458
圖 版	480

第一章 紀元

關於這些紀元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迦膩色迦王（Kanishka）及其繼任者統治下的時期已經習以為常的這一紀元，對任何進一步探討印度北部早期歷史問題都一直是個阻礙。明確確定這些紀元的始點，藝術史也會極大受益，因為那樣的話，所有被確定為貴霜（Kusāna）和後貴霜（Post-Kusāna）時代的雕刻就會得以詳細標明，這樣我們能夠對秣菟羅（Mathurā）藝術源于貴霜（Kusāna art）藝術，經歷後貴霜藝術到笈多時代（Gupta time）的發展有一個相當完整的考察。

不過，不僅秣菟羅和笈多藝術（簡言之，印度北部藝術）受益于此，而且如果我們知道所使用紀元的起點的話，我們便能夠得出若干關於印度西北部藝術——即犍陀羅（Gandhāra）藝術——年代更為確定的結論，因為所提及的這一流派中的若干雕刻帶有年代。迄今為止，有關印度西北部藝術的最為矛盾之諸多假說已廣為傳播，而沒有一個能舉出證明其正確的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為，我們在下面將會進一步看到，這一問題和迦膩色迦王何年開始其統治的問題密切相關。

直到今天，尚未就此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而且“還沒找到能廣為接受的解決辦法^①”。



① S. 科諾：《印度銘文匯編》，第2卷，第一部分“阿育王以外的迦邏西蒂銘文”，加爾各答，1929年，第83頁。